

從油麻地艇戶爭取上岸行動談起

彩雲

1978 卷 10 期 11



前言

居住在油麻地避風塘的水上人家，爲了能及早離開惡劣的居住環境，過去年多以來，有過不少行動，爭取上岸。然而，至今政府還沒有一個計劃，將他們徙置到岸上居住。

在這年多以來，大專學生對艇戶亦有若干的支持行動。由去年港大的一紙一船運動、普查，以至學生到艇戶中進行組織工作，這一切都反映了大專學生關心勞苦大眾的熱誠。但當大專同學走到群眾中時，能夠起什麼作用呢？又是否能夠面對赤裸的現實呢？

這篇文章會試圖反省油麻地艇戶的進展與方向，與及學生的角色。

油麻地艇戶爭取上岸的行動

去年（七七年）油麻地近大角咀一區的七十多戶住家艇首先聯合起來，開始爭取上岸的行動，由請願，抬艇至露宿一連串行動可說是進展得相當快。但是當局態度強硬，還利用輿論打擊艇戶，指艇戶「打尖」、「搏懵」，終於在當局毫不妥協的情況下，該七十多戶的居民組織迅速瓦解。

今年四月碧街和登打士街間的一百多個艇戶又開始要求當局遷徙他們上岸。這一次的居民組織，在推展行動方面較爲緩慢，組織散漫。這批艇戶的行動計有記者招待會、請願、居民大會。及後，山東街與鼓油街一帶的另外一百戶住家艇亦組織起來，並且與前者會師，一起爭取上岸。

在這些過程中，我們發覺大部份的居民積極性不高，居民代表亦未能更有效地與一般居民溝通。有些居民因爲去年行動的失敗而感到灰心失望。另一方面政府當局步步爲營，對於居民的行動所作出的反應亦很小，並不如去年那樣多方侮辱。這可能是因爲現在有十個團體公開支持

艇戶的行動之故，事實上，現時大多數的社會人士及輿論界都認為政府應徙置艇戶上岸居住。可惜艇戶的行動沒有足夠的震撼力，未能將輿論的支持聲音集合起來，匯成一股對政府的壓力。當然，如果要令政府改變政策，考慮艇戶的困境，徙置他們上岸，這將需要強大的居民團結力量及社會人士的支持這個決策將會影響到現時間最爲人所評擊的房屋政策：只注重土地發展的需要，而從不考慮以居民的惡劣居住環境來作決定。

事實上，艇戶的成功，將導致上述重要政策的改變及其他居住在惡劣環境中居民站起來要求安置。亦因爲這個重大作用，港府是不會輕易讓步的。

同學們能做些什麼？

由探訪、普查到組織居民的工作反映了同學們關心勞苦大眾的不同步伐。對一般同學來說，看看居民的困境，聽聽居民吐苦水，歸途中感嘆一下社會的不公平，這樣關心勞苦大眾是比較容易的。至於普查則是負有使命的，是要利用學生的文化力量（包括將資料整理，入電腦，分析），將勞苦大眾的困境公諸社會，然後期望政府當局能作出改善。但政府是否會做些改善工作呢？居民的困境是否獲得改變呢？這個改變是因爲居民的力量還是政府的善意造成的呢？這些又非同學們「所能」關心的了。更進一步，「組織居民」，這個原屬於社會工作專業人士的工作，學生亦參與了。但在這個層面的參與是最能看到群眾的落後面，又較難與居民溝通的，因爲這不再是聽居民訴苦，而是切實和他們一起尋求改變。不少同學這樣說：「主動的應該是居民嘛！我們學生只可以從旁支持。」但事實告訴我們，在早期的群眾組織中只要「外人」（包括社會工作者和學生）一離開，這個群眾組織便會迅速瓦解。不少同學在參與組織居民的工作不久就離開了，原因包括有與居民溝通感到困難，太浪費時間等。但如一個同學說：「我們可以拍拍屁股就離去，但居民還是要繼續忍受困迫的生活。不錯，我們同學擁有很大程度的自由，因爲我們本來就是一個有既得利益的階層，但居民們是最沒有自由可言的！」

的確，同學能做些什麼呢？我們想，同學還是應該和居民一起尋求改變，唯有這樣，我們才更能與低下層聯結，唯有這樣，我們才更認識到群眾的力量。不要讓群眾的一些狹隘阻嚇了我們，我們應看見自身的狹隘，我們應該認識到社會制度對人的制限，並且透過與群眾一起堅持奮鬥去突破這些限制。

此外，我們擁有文化知識和分析能力，可以幫助我們更全面地去分析政府的政策，並且將這些政策反映給居民及社會人士知道，然後與群眾一起去改變這些政策，而不是「祈求」政府主動改變現實。同時同學更應從現實中去認識反省整個社會制度的本質，為社會尋求方向和出路。這個認識反省的過程不應該是止於同學思維概念中，而應該是在社會實踐中尋找的。